



# 哥伦比亚南非英语 文学导读(1945— )

The Columbia Guide to South Afric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Since 1945

[南非] 康维尔 克劳普 麦克肯基 著  
蔡圣勤 等 译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下20世纪南非英语小说研究”（14BWW075）的阶段性成果

# 哥伦比亚南非英语 文学导读（1945— ）

The Columbia Guide to South Afric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Since 1945

[南非] 康维尔 克劳普 麦克肯基 著  
蔡圣勤 等 译

课题主持人：蔡圣勤

课题组成员：罗晓燕 胡忠青 张乔源 景 迎

邵夏沁 芦 婷 段承颖 吕曰文

翻译组成员：蔡圣勤 彭子颖 景成夷 张友玲

鲁 雪 李 驰 何欣芸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哥伦比亚南非英语文学导读:1945 -/(南非)康维尔,(南非)克劳普,  
(南非)麦克肯基著;蔡圣勤等译.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8

ISBN 978-7-307-19350-5

I. 哥… II. ①康… ②克… ③麦… ④蔡… III. 英语文学—文  
学研究—南非—现代 IV. I470.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7266 号

责任编辑:罗晓华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韩闻锦

---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9.5 字数:439千字 插页:1

版次: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9350-5 定价:49.00元

---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序 言

这本书由三位大学教授合著，但并不主要为了学术读者。这是一本普通的参考书，图书馆里均能找到，其在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的馆藏数量多于大学图书馆的馆藏数量。

在南非英语文学领域，这样一本最新的参考文献的出现是有必要的。1986年出版的《南非英语文学导读》(*Companion to South African English Literature*, 1986)是这种类型的第一部作品，其标志着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初的文化和政治动乱之后，南非英语文学时代的到来。但是《南非英语文学导读》没有出过新版，而《哥伦比亚南非英语文学导读》中的许多作者在此书出版后的二十多年里已经小有名气。

《哥伦比亚南非英语文学导读》的作者要么出生地是南非，要么定居在南非，或是他们写过关于南非的论著。他们至少都出版了一部作品，其要么用英文，或者从一种南非语言翻译成英文。由于作者风格不同，难免要用主观的标准来选取事例，但我们已尽可能地使标准始终如一。

条目的范围从一百字到三千字不等。主题作品——小说、短篇小说、戏剧等都被给予更多的空间，主要作家例如库切、戈迪默、富加德和博斯曼都有一千到两千字的描述。在做出这种区别对待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受我们自身的意识支配，即谁的作品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但也并不完全是这样。换言之，我们认为我们的角色是记录，而不是创造语境或分析接受史。

鉴于本书是综合性导读的性质，不可能面面俱到，这也不是本书的写作初衷。回顾类似的作品，如兰德尔·史蒂文森的《牛津英语文学史，卷十二：1960—2000》(*Oxford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Vol. XII: 1960-2000*)，评论家詹姆斯·伍德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中说道，作者的方式是“在当代水域拖动一个非常密的网，显然是害怕漏掉最微小的沙丁鱼”，他的言论因此被视作“通过求全却蓄意破坏了选择和衡量标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只保留那些在我们看来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南非英语文学语料库的，并且与南非生活和文化持续相关的作品和作家。导读中还有更多的选择性，这是一个超过六十年文学成果的个人描述，反映了我自己的兴趣、假设、喜恶。(因此，我的合著者对本书不足之处不负任何责任。)

我们主要的信息来源于国家信息安全中心“南非研究”电脑光盘(现并入非洲及非洲研究数据库)。就南非英语文学而言，格雷厄姆斯敦的国家英语文学博物馆作出了主要贡献。我们感谢他们提供的宝贵服务。其工作人员，尤其是托马斯·杰弗里(Thomas Jeffery)、克里斯特尔·沃伦(Crystal Warren)和林恩·格兰特(Lynne Grant)，在许多难

以找到的细节如出生和死亡日期上，给我们提供了更准确的查询结果。其他主要来源是《南非英语文学导读》、《英国后殖民文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in English*, 1994)、《非洲文学指南》(*Companion to African Literature*, 2000)、《文学传记辞典：南非作家，卷 225》(*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South African Writers*, Vol. 225, 2000)。我们同时感谢以下南非出版商提供的有关最近出版物的信息：Umuzi, Human & Rousseau, Kwela, Jacana, Penguin, Picador, Zebra, Random, Jonathan Ball, Snailpress, 以及牛津大学出版社。

作者还要感谢那些回应传记细节的作家。我们对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几位编辑们也感激不尽，感谢他们在过去几年中，一直非常耐心和亲切地帮助我们渡过了许多难关：普拉基·亚历山大(Plaegian Alexander)、杰米·沃伦(Jamie Warren)、尤雷·松克(Juree Sondker)和阿福·阿杜谢伊(Afua Adusei)。我要向我的合著者克雷格·麦克肯基和德克·克劳普致以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在我没法完成 A—Z 条目的时候，伸出援手来帮助我。克雷格和德克再现了他们以前合作过的一个项目，全面改进、增加和更新他们的作品，以满足目前的需求。

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妻子朱蒂，她让这一切付出都物有所值。

加雷斯·康维尔



## 南非文学编年表

- 公元前 25000 年 (非洲)岩画艺术初期。
- 公元前 15000 年 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桑人遍布非洲南部。
- 公元 1300—1500 年 科伊桑人集中在开普南部及西南地区；恩古尼人主要分布在德拉肯斯堡山脉及东南沿岸；茨瓦纳人及索托人则集中在高原地区。
- 1488 年 葡萄牙航海家巴托洛缪·迪亚士绕过好望角。
- 1497 年 瓦斯科·达伽马沿南非海岸航行。
- 1572 年 路易斯·德·卡马伊斯发表史诗《卢西亚得》，该诗描述了瓦斯科·达伽马在好望角的航行，激励了后期众多南非文学及文学评论的创作。
- 1652 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开普敦建立航海生活补给站。
- 1658 年 第一批奴隶到达开普敦。
- 17 世纪 90 年代 荷兰定居者(即荷兰移民者后裔)开始迁往开普内陆地区。
- 1779 年 第一次边境之战。
- 1790 年 弗朗索瓦·瓦扬发表《非洲内陆游记》。
- 1795 年 英国首次占领开普。
- 1801 年 约翰·巴罗发表《非洲南部内陆旅行见闻之 1797—1798》。
- 1803 年 荷兰重获对开普的控制权。
- 1806 年 英国再次占领开普。
- 1820 年 5000 名英国人到达东开普，其中有托马斯·普林格尔。
- 1822 年与 1824 年 威廉·布西发表两卷《非洲南部内陆游记》。
- 1824 年 托马斯·普林格尔与约翰·费尔贝因合著的《南非日志》面世。
- 1834 年 开普废除奴隶制。托马斯·普林格尔发表《非洲概要》(包括散文：《一位南非居民》；诗歌：《解说南非》)。
- 1835—1837 年 大迁徙：布尔人从开普殖民地横渡奥兰治河。
- 1836 年 纳撒尼尔·艾萨克斯发表《东非之旅行与探险》。
- 1843 年 英国宣称纳塔尔为其殖民地。
- 1848 年 哈丽特·沃德发表两卷本《在卡菲尔地的五年》。
- 1856—1857 年 科萨人杀牛，庄稼烧毁，饥荒接踵而来，引起大面积饥荒。
- 1857 年 大卫·利文斯通发表《在非洲南部的传教旅行与研究》。

- 1860 年 第一批契约印度劳工到达纳塔尔。
- 1864 年 W. H. I. 布里克发表《霍顿督寓言故事与传说》。
- 1866 年 英属卡里拉弗亚宣称为开普殖民地。
- 1867 年 西格里夸兰发现钻石。
- 1868 年 亨利·科勒威发表《祖鲁人的童话、传统与历史》。
- 1870—1871 年 金伯利钻石热。
- 1877 年 英国宣称德兰士瓦为其殖民地。
- 1879 年 英国与祖鲁爆发战争。
- 1880—1881 年 第一次英布战争。
- 1880 年 弗朗西斯·科伦索发表《我的酋长和我》。
- 1883 年 奥利弗·施赖纳发表《非洲农场的故事》。
- 1885 年 亨利·赖德·哈格德发表《所罗门国王的矿产》。
- 1886 年 在维特沃特斯发现金矿矿脉。
- 1890 年 塞西尔·罗德斯任开普殖民地总理。
- 1895 年 斯塔尔·詹姆逊突袭德兰士瓦。
- 1897 年 祖鲁兰并入纳塔尔。
- 1899—1902 年 第二次英布战争。
- 1899—1900 年 索尔·普拉杰的日记记录了围攻马弗京事件期间的事情(该日记名为《索尔·T. 普拉杰的布尔战争日记》，于1973年发表)。
- 1907 年 J. 珀西·菲茨帕特里克发表《约克丛林历险记》。
- 1910 年 南非联邦建立。
- 1912 年 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成立，后更名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索尔·普拉杰是其创始人之一。
- 1913 年 《原著居民土地法》颁布，该法案规定，非洲人在居留地之外无土地拥有权，他们只分得南非7%的土地，后增加至13%。
- 1914—1918 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
- 1916 年 索尔·普拉杰发表《南非土著生活》。
- 1922 年 白人矿工罢工；兰特叛乱。
- 1924 年 萨拉·格特鲁德·米林发表《上帝的继子》。
- 1925 年 托马斯·莫福洛发表了用塞索托语写的《沙卡》(后于1931年翻译成英文)；保罗因·史密斯发表《小卡鲁》。
- 1926 年 由罗伊·坎贝尔、威廉·普洛麦尔、劳伦斯·范·德·波斯特共同主编的文学杂志《警告》首次刊发；普洛麦尔发表《图博特·沃尔夫》；保罗因·史密斯发表《小官吏》。
- 1928 年 首部南非黑人作者 R. R. R. 德洛莫的英语小说《一部非洲悲剧》发表。
- 1929 年 讽刺性杂志《粗皮鞭》由斯蒂芬·布莱克主编创刊；德尼斯·赖

- 茨发表《突击队：布尔人日志之布尔战争》。
- 1930年 南非首部英语长篇小说《穆迪：一百年前的南非生活史诗》发表，该小说由索尔·普拉杰创作，是一部百年前南非本土生活的史诗；罗伊·坎贝尔发表《阿达马斯托》；由赫尔曼·查尔斯·博斯曼与艾迪乌斯·让·布列罗共同主编的文学杂志《队长》刊发。
- 1939—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
- 1946年 彼得·亚伯拉罕斯的小说《矿工男孩》与爱斯基亚·姆赫雷雷的首部小说集《人必须活着短篇小说集》发表。
- 1947年 赫尔曼·查尔斯·博斯曼发表《马弗京之路》。
- 1948年 改革国民党(后改名为国民党)因种族隔离制度赢得国民大选；阿兰·佩顿发表《呼唤吧，亲爱的祖国》。
- 1949年 《禁止跨族婚姻法》出台；纳丁·戈迪默首部短篇小说集《面对面》发表。
- 1950年 《人口登记法案》(规定南非人民划分为白人、黑人、有色人或印度人)、《非道德法案修正案》(禁止白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发生关系)、《反共产主义法案》与《集团地区法案》(强制居住区隔离)形成法律法规；多丽丝·莱辛发表《野草在唱歌》；舞台剧《金刚》首次演出，该剧音乐由托德·马特史克扎作曲。
- 1951年 杂志《鼓》在开普敦首次刊发。
- 1952年 盖伊·巴特勒的第一部诗集《欧洲陌生人：诗 1939—1949》发表。
- 1953年 《班图人教育法》出台，旨在全方位进行教育隔离制度，阻止黑人学习劳动技能；南非共产党秘密成立。
- 1955年 黑人被驱离索菲亚镇，约翰内斯堡西北区成为新的黑人居住区。到1963年年底，黑人区完全被摧毁，他们开始在白人居住区周围工作。此次强制驱赶从20世纪60年代持续到70年代，涉及3百万黑人。他们是贫民窟的居民、白人农场上的租户、黑人居留地上的居民、住在黑人住宅区附近的工人家庭、城市里的“多余人”。不计其数的“多余人”来自誉为“有色人种劳工偏好之地”的西开普，他们被驱赶至位于特兰斯凯和西斯凯的黑人住宅区。索菲亚镇是许多艺术家与音乐家的家或临时住所，它还在许多杰出作家，如康·滕巴、凯西·莫特西西、阿兰·佩顿、纳丁·戈迪默以及唐·马特拉的作品中被重点刻画。英国圣公会牧师特沃·伍德勒斯顿也曾居住在索菲亚镇，他还在1956年的作品《因舒适而虚无》中描述过黑人居住区。在索菲亚镇黑人区被残暴地迁移前，它是不同种族人会面的绝佳场所。它还是南非社会多民族与多阶级的缩影。



- 1956年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通过《自由宪章》(该宪章成为《新南非宪法》的基础); 2万名女性在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的联合大楼前游行, 抗议通行证法; 纳丁·戈迪默发表《六英尺土地》。
- 1959年 泛非主义者大会成立; 爱斯基亚·姆赫雷雷发表《沿着第二大道》。
- 1960年 泛非主义者大会发起抗议通行证法的活动, 引发了声名狼藉的沙佩维尔屠杀案; 南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泛非主义者大会被禁; 道格拉斯·利文斯通发表首部诗集《泥土中的头盖骨》。
- 1961年 南非退出英联邦, 独立为南非共和国;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采取武装斗争。
- 1963年 布洛克·莫迪赛尼的个人传记《因为历史怪罪我》发表; 丹尼斯·布鲁塔斯发表诗集《警笛》、《指节》、《皮鞭》。
- 1966年 维沃尔德被暗杀身亡; 沃斯特当选为南非总理; 开普敦第六区被宣布为白人区; 第六区与索菲亚镇同为多数作家与音乐家的居住之地或聚会之所, 其中包括多拉·布兰特(阿布杜拉·伊布拉辛)、理查德·瑞夫, 贝茜·海德、詹姆斯·马修、亚历克斯·拉·古玛、亚当·斯莫尔, 以及杰克·柯普。第六区同时还是南非多种族的象征, 也是文学及艺术的多产之地。西德尼·克劳茨生平唯一的诗歌集《一次生命》发表。
- 1969年 阿索尔·富加德发表《博斯曼与列娜》。
- 1971年 穆拜伊塞尼·奥斯瓦尔德·姆沙里发表《牛皮鼓的声响》。
- 1972年 蒙加尼·赛洛特发表《牛在屠宰场的吼叫》。
- 1973年 阿索尔·富加德的《西兹韦·班西死了》和贝茜·海德的《权力问题》发表。
- 1974年 J. M. 库切发表《幽暗之地》; 纳丁·戈迪默发表《自然资源保护论者》。
- 1976年 因强迫学生学习白人的南非荷兰语某些科目, 遭到学生大面积的抗议, 在索韦托警察向学生开枪。动乱蔓延到其他城市, 直至扩大成反压迫的政治性起义。数百人遭到杀害, 数千人逃亡。1976年事件导致了根植于新的黑人意识的审美。这种审美意识抵制西方文化模式, 赞成非洲模式。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由马菲卡·吉瓦拉、奥斯瓦尔德·姆沙里、蒙加尼·赛洛特、西坡·塞帕姆拉等出版的诗集, 反映了一种新格调的紧迫性和更加激进的艺术程式。
- 1976年 西坡·塞帕姆拉发表《蓝调, 你在我心中》。
- 1977年 史蒂夫·比科在拘留所被谋杀身亡, 引发国际抗议。

- 1978年 阿赫默德·埃索普发表《哈吉短篇小说集》；由迈克·柯克伍德创办并主编的杂志《跨杆者》首次刊发，该杂志拥护工人利益，强调平等。恩加布罗·恩德贝勒、姆图图泽里·马舒巴、米里亚姆·特拉里、阿赫默德·埃索普、莫托比·穆特娄斯及许多作家均在该刊上发表过作品。
- 1979年 姆图图泽里·马舒巴发表《不要叫我男人》。
- 1981年 蒙加尼·赛洛特发表《出生就要流血》；阿契迈特·丹戈尔发表《等待雷拉》。
- 1982年 反种族隔离活动家露丝·费斯特在马普托死于包裹炸弹之下。
- 1983年 杰里米·克罗宁的《在狱中》发表；恩加布罗·恩德贝勒的《愚人短篇小说集》发表。
- 1985年 阿兰·库兹瓦约发表个人传记《请叫我女人》。
- 1986年 南非政府宣布南非进入紧急状态，政治暴力事件在黑人居住区升级，警察扫射黑人，媒体被施压。
- 1989年 P. W. 博塔中风；F. W. 德克勒克成为南非总统；德克勒克与纳尔逊·曼德拉首次会面。
- 1990年 德克勒克解除对非洲国民大会、南非共产党及其他反对党的禁令；曼德拉无条件释放；《出版法》及《国内安全法》对文学作品的政治审查得以终止；伊凡·弗拉迪斯拉维克发表《失踪人员》。
- 1991年 德克勒克宣布废除所有种族隔离法案；曼德拉当选为ANC总统；纳丁·戈迪默获诺贝尔文学奖。
- 1993年 曼德拉与德克勒克同获诺贝尔和平奖。
- 1994年 南非举行首次民主大选；曼德拉当选为南非总统；曼德拉的自传《漫漫自由路》发表。
- 1996年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根据1995年的《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成立，由三个委员会组成。它们分别负责调查1960—1994年间违反人权的事件；恢复被害人的尊严，采取措施修复双方关系；根据法案规定为犯案者申请特赦。成千上万的受害者与犯案者在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与委员会成员面前陈述真相。国民认为此举有助于恢复国民关系，达到和解的目的。
- 1998年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报告》发表；安提耶·科洛戈《颅骨国家》发表。
- 1999年 塔博·姆贝基任南非总统；J. M. 库切的《耻》获布克奖。
- 2003年 J. M. 库切获诺贝尔文学奖。
- 2005年 雅各布·祖马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的武器交易中涉嫌腐败而卸任副总统职务；后又被告控犯有强奸罪。
- 2006年 伊凡·弗拉迪斯拉维克发表《用密匙画像：约翰内斯堡的美景》。

2007年 多丽丝·莱辛获诺贝尔文学奖。  
2009年 雅各布·祖马成为南非总统。

### 注释

术语“有色人种的”(Coloured, 并不总是大写)在南非背景下具有特殊意义,不同于美国的“有色人种的”(Colored)这个单词。根据《南非史学理论英语词典》(开普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Dictionary of South African English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Cape Tow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这个词作为形容词的意思是:混血种的,包括与克瓦桑族人、非洲奴隶、马来人、中国人、白人等其他血统混血的人。作为名词的意思是:有着黑人(或棕色皮肤的人)和白人的血统并且以英语或者南非荷兰语为家庭用语的人。其中有些在依据种族隔离立法时被归为有色人种的人拒绝了这一命名,他们称自己为“黑人”(一种政治一致的姿态)或者“所谓的有色人种的人”。还指其他“自诩”为有色人种的人,特别是那些长期居住在西开普省(开普有色人种)社区的人。如今,这个词少了些许羞辱的意味,尽管种族术语的使用通常在礼貌或公开的言论中是被允许的,但几乎从未在印刷和广播媒体中使用过。

# 目 录

序言 .....	I
南非文学编年表 .....	I
漫漫平凡路：1945 年以来的南非英语文学 .....	1
第一部分 综合作者 A-Z .....	47
第二部分 1945 年之前的作者 .....	245
参考文献 .....	271
译后记 .....	300

## 漫漫平凡路：1945年以来的南非英语文学

这篇介绍性的文章在文学史上只能算是一次普通的习作。既然文学史依然是学术研究里一个具有争议的领域，一些最初的表述看起来似乎是得当的。在书本中，文学史是一个超越个人实体的生活故事（如，民族文化、“一个时代的精神”、“一个民族的思想”等）。自20世纪初期以来，几乎在每次的文学批评运动中，人们对文学总是持以极端怀疑论。从俄国的形式主义到新批评，再到后结构主义，人们一直以来都批评说，文学史实质上囊括了除文学之外的所有东西。

文学史介绍了作家姓名、头衔、群体、运动、影响，以及各种各样的外部信息，包括传记的、政治的、社会的、精神史的。但是，正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攻击古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时说“作品逃离了”一样，因为“作品除了它的历史、它的来源、它的影响、它的典范外，它还是其他的东西”<sup>①</sup>。

对此异议，后现代主义对于叙事本身标准性的影响与排他性的效果产生了更为强烈的猜忌。所以，在近些年，那些准文学史学家们有意地去回避文学中的连贯性与一致性。最典型的结果就是多位作者的散文集或者主题集中化的“微观史”有意识地故意在范围与观点上有所局限。<sup>②</sup> 但是就像行走在异国他乡的旅行者需要一幅地图一样，我们所缺失的是一种大局观。换言之，对文学兴起的选择性分类与澄清性叙事来说仍然是有空间的。在这样的叙事中，正如狄尔泰（Dilthey）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提到编年史时所说的“理想统一”或者“逻辑主体”一样，共享同一个地点、同一段时间、同一种语言的写作主体被认为是不断变化的实体。本导读意在写一部这样的文学史，笔者充分认识到该研究课题在逻辑上与认知上是相互妥协的。<sup>③</sup>

这种观念上的不连贯可能会使得南非文学中纯粹的复杂性里所呈现出来的实践变得更为不可能。因为列昂·德·卡克（Leon de Kock）在他的读者报告中评论道：“多年以

---

① David Perkins, *Is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7-8.

② 目前正在撰写中的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 African Literature* 由大卫·阿特维尔（David Attwell）和德里克·阿特里奇（Derek Attridge）主编。

③ 请参阅 Ackbar Abbas, Paul de Man, “The Paradoxical Status of Being an Ever-present Impossibility”; Abbas, “Metaphor and History,” Tak-Wai Wong and M. A. Abbas ed.,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4: 177.

来,对于任何想要在广泛的甚至是充足的历史情感中获胜的企图来说,它的来源太多了,语言种类太多了,它的交叉部分有着太多的疑问,它的轨迹太多了。”

对它自身不可能性的影响进行协商,那么本文最好照此进行。

## 叙述背景

欧洲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造就了南非及许多其他国家。南非是武装暴力与意识暴力相交织的历史产物,自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末,不同民族的人们在同一地方上共同生活。这些民族各异的人们之间虽有和谐却也不乏冲突,但是他们始终没有融合成一个社会或者一种文化。这个根深蒂固而又持续存在的差异的明显标志就是这个国家的多语制。1996年的南非后种族隔离制度宪法承认,至少有11种“官方”语言(并且提到有必要“提倡与尊重”其他14种语言)。每种官方语言——连同那些诸如科伊族人(the Khoi people)、那马部族人(the Nama people)以及桑人(the San people)所讲的土语——包含了不同的文化,而每种文化又有一个口头的或者书面的抑或两者兼有的文学传统。这种语言上的多样性和文化上的多样性所带来的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南非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可能没有一种单一的民族文学,从文学连贯性的意义上来说,让所有的公民能够理解这种民族文学并且能通过它所体现出来的内容进行身份认同的文字难以存在。

20世纪70年代,南非在南非历史编纂学与文学研究领域开始掀起学术修正主义的浪潮。最近几十年来,对文学缺乏连贯性的事实进行谴责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人们通常认为这种事实是种族隔离政府实行种族政治的结果。因此,史蒂芬·格雷(Stephen Gray)在他那本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著作《南部非洲文学:导读》(*Southern African Literatures: An Introduction*)一书中,将“南部非洲”比作“群岛”(在该书中,即使是领土边界也不能表明边界两边是不同的国家),言下之意就是“即使人们尚不能看到这些岛屿背后的联系,在特定地区,它们的顶峰还是十分突出”。格雷说,文学学术的任务就是要揭开那些“内在的相互联系”以修复被变幻莫测的政治所粉碎的整体性。<sup>①</sup> 尽管格雷在他后来的两本选集《企鹅图书之南部非洲故事》(*The Penguin Book of Southern African Stories*, 1985)与《企鹅图书之南部非洲诗歌》(*The Penguin Book of Southern African Verse*, 1989)中继续研究了这一课题,但是他所取得的全部成就在于,他成功地证实了,无论是用不同的语言进行创作的,还是由不同种族的作者来创作,文学在主题上都存在着广泛的相似性。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南非进入了一个新十年——曼德拉被释放,南非实现了政治和解,如同共同的民族文化观念一样,单一民族文学的观念展示出了更强的吸引力。1994年,新成立的南非文学与语言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South Africa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s, CSSALLS)致力于含有大量的、多语言的、跨学科的资料库的汇编工作,而这种汇编有可能会产生一个单一的、百科全书式的南非文学史

<sup>①</sup> Stephen Gray, *Southern African Literatures: An Introduction*, Cape Town: David Philip, 1979: 14.



叙事。<sup>①</sup> 1996年，迈克尔·查普曼(Michael Chapman)发表了具有广泛影响的《南部非洲文学》(*Southern African Literatures*)。这是一本具有历史考察意义的书，它是一部“综合性的”历史，它对“在南部非洲国家，政治文本想要压倒艺术文本”这一事实的结果进行了修正。<sup>②</sup>

这种想要摆脱文化隔离、摆脱种族与语言分离主义的愿望毫无疑问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像格雷、查普曼，以及克里斯托弗·海伍德(Christopher Heywood)<sup>③</sup>这类学者们的努力事实上证明了这种愿望，这种带有祈愿式的乐观姿态不过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种表达而不是事情客观存在的一种状态。它是一种编制出来的意识形态，用来有原则性地反对过去四十年间南非国民党政府所实施的种族隔离政策。因此，尤其是当这些差异与种族界线、文化界线以及语言界线相重合时，对差异与分化产生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仍需要保持一种积极的思考模式，而这种模式必然会陷入二元对立之中。因而，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要将种族隔离与反种族隔离两个概念混为一谈。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当前的南非社会既属于“后种族隔离时代”，又同时属于“后反种族隔离时代”。<sup>④</sup>

在此方向上迈出具有决定性的第一步的人是马尔文·范·威克·史密斯(Malvern van Wyk Smith)。他指出，那种推定的“南非文学潜在的完整”仅仅是文本的一种功能，意在“探究相同主题事件，因为它们碰巧反映的是世界上的同一个地方”。<sup>⑤</sup> 他特别指出不同种类的文学传统在各自的语言界限与种族界限(就英语写作而言)内独立地发展。直到最近，依然没有迹象表明南非荷兰语写作与英语写作之间有文化的交汇或相互的影响，不同的非洲语言文学中没有，甚至在用英语创作的“白人写作”与“黑人写作”中也没有。<sup>⑥</sup> 范·威克·史密斯的论文《无影响力的焦虑》(“The Anxiety of Non-Influence”)的副标题参考了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关于文学继承的理论，尽管如此，他毫

① 举行了一次会议，并准备了一些文件，但是在撰写本文时项目似乎已被放弃。请参见 Jean-Philippe Wade, “Introduction,” *AlterNation* 1, 1994(1): 1-7. 南非文学研究中心(CENSAL)，即设置在比勒陀利亚的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的一个分支部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宣布了一个类似的项目。在人类科学研究委员会内部的重组使得南非文献研究中心的结束很快就会到来。也许该中心最有用的举措是南非文学年度调查(1980—1987)。

② Michael Chapman, *Southern African Literatur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Longman, 1996: xv, 1.

③ Christopher Heywood,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n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④ 详见 Loren Kruger, “‘Black Atlantics,’ ‘White Indians,’ and ‘Jews’: Locations, Locutions, and Syncretic Identities in the Fiction of Achmat Dangor and Others,” *Scrutiny*, 2002, 27(2): 39.

⑤ Malvern van Wyk Smith, “White Writing/Writing Black: The Anxiety of Non-Influence,” in Johannes A. Smit, Johan van Wyk, and Jean-Philippe Wade ed., *Rethinking South African Literary History*, Durban: Y Press, 1996: 75.

⑥ 该短语取自下列两本书的题目: J. M. Coetzee, *White Writing: On the Culture of Letters in South Af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和 Richard Rive, *Writing Black*, Cape Town: David Philip, 1981.

无保留地呼吁要有图里·迪尼亚诺夫(Jurij Tynjanov)所说的“文学演变”的形式主义观念,该观念主张文学的历史会根据形式属性与形式可能性的内在逻辑而呈现出来。<sup>①</sup>换言之,无论南非文学共享的是什么样的“历史”,这不是关于形式穷尽与形式再生的“自发性”体系,而是关于社会与政治事件及社会与政治环境的“异化性”历史。<sup>②</sup>

列昂·德·卡克曾完整地将这些“事件和环境”描述成“对现代世界大裂缝进行写作的危机”的一部分。<sup>③</sup>就他的这种隐喻而言,南非作家们用一些细碎的现实,试图将国家的结构写进生活:“锋利的笔尖是个缝纫工具,它试图将一些不相称的东西缝合在一起”,促使“相异与相同的东西在裂缝处结合在一起”。<sup>④</sup>然而,德·卡克最近认为此隐喻不再适用了,“南部非洲文学”(South African literature)裂缝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在历史的发展中已经被废除了,它应该服从于他所说的“南部非洲的文学”(literature in South Africa)。<sup>⑤</sup>

“南部非洲的文学”,这种表述也提醒着我们,南非作家们所接受的文学教育肯定会受限于南非的写作。比如,英语教学大纲中所体现出来的殖民地的文化来源意味着几代不同肤色的南非人受到相同形式的文学的影响,如,莎士比亚戏剧、浪漫主义诗歌、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从这个方面而言,南非文学仅仅是更为巨大的文化现象与历史现象的一个局部体现,而且我们在自发性的影响与异化性影响中所寻找到的差别似乎太一本正经,甚至是没有用的。然而,差别还是存在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盖伊·巴特勒(Guy Butler)和康·滕巴(Can Themba)就是能够说明这一点的例子。盖伊·巴特勒和康·滕巴不仅是同一时代的人,而且他们都精通于莎士比亚的作品,但是巴特勒是大学里的白人教授,而滕巴则是南非索菲亚镇的黑人记者。一方面,在他们两人的作品中可能会找到莎士比亚对他们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莎士比亚对他们影响的方面却不一样,而且他们二人的作品本身几乎没有共性。

从南非“极其多样化的写作中”<sup>⑥</sup>找出这样一个异质性而非同质性的例子并不是要

① 请参阅 Jurij Tynjanov, “On Literary Evolution,” in Ladislav Matejka and Krystyna Pomorska ed., *Readings in Russian Poetics: Formalist and Structuralist View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1: 66-78; 同样详见 Boris Eichenbaum, “Literary Environment,” *ibid.*: 56-65.

② 斯蒂芬·莫拉夫斯基(Stefan Morawski)对其进行了区分:“The Aesthetic Views of Marx and Engels,”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1970, 28(3): 301-314. 这两种说法分别指的是“the stimulus of past aesthetic achievement upon the present aesthetic project” and “the stimulus given the aesthetic field by that which is in other respects external to it”. (303)

③ Leon de Kock, “South Africa in the Global Imaginary: An Introduction,” in Leon de Kock, Louise Bethlehem, and Sonja Laden ed., *South Africa in the Global Imaginary*, Pretoria: UNISA Press, 2004: 11.

④ *Ibid.*: 11, 12.

⑤ Leon de Kock, “Does South African Literature Still Exist? Or: South African Literature Is Dead, Long Live Literature in South Africa,” *English in Africa*, 2005, 32(2): 69-83. See also: Leon de Kock, “‘Naming of Parts,’ or, How Things Shape Up in Transcultural Literary History,” *Literator*, 2005, 26(2): 1-15.

⑥ Leon de Kock, “Does South African Literature Still Exist?” *English in Africa*, 2005, 32(2): 71.

去忽视或者是否认它们密切关系的可能性与它们的模式，而是站在更好的位置上去认识、去尊重作者及其作品的独特性。必须要说明的是，从总的历史中去解读作品、了解作者，并将他们归纳到更为广泛的社会与历史范畴中去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种惯例。<sup>①</sup>

出于三个互有关联的原因，笔者对南非文学进行了简要的思考。首先，南非文学为将要用英语出版的《导读》（当然，也包括从其他语言翻译过来的内容）提供了理论基础。想要将范围延伸至南非其他语言的文学中去就会破坏文学中的连贯性，也许还得篡改调查的目的。<sup>②</sup> 在具有多样文学传统的南非，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媒介，是南非唯一的通用语言，也是南非之外使用最广泛的南非语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那些用科萨语、祖鲁语、索托语、茨瓦纳语，甚至南非荷兰语创作而成的作品也只有翻译成英语才能被南非国内外广大的读者所理解。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南非黑人作家为了能使自己的文学作品被外界所接受，他们在一开始就选择用英语进行创作。

其次，强调南非语境下文化多样性的事实就意味着在此导读中，不管会造成多大的遗憾，将1990年前所有南非黑人作家和南非白人作家的作品分成两个大的不同体系（或者说是文集，或者说是传统）是比较适宜的。

再次，贯穿于此导读部分的各种不同的选择与区别都是基于源自形式主义文学性概念的一套基本假设。这套假设包括以下四点：第一，文学中（或者至少是在一些文学中）有一种我们称之为“文学价值”（literary merit）的艺术观；第二，关于承认文学价值的标准，说英语的国家达成了充分的共识——将文学价值视为文学文本中实际客观的存在是有意义的；第三，文学价值本质上就是一种美学价值，而且它也是评估文学文本总体价值的最重要因素；<sup>③</sup> 第四，基于文学价值的观念，对价值与意义进行区分是文学批

<sup>①</sup> 尽管大卫·阿特维尔的结论与我们的结论有所差异，但是他对这个基本文学史问题给予了既有延伸性又成熟的回答。该文出自：“South Afric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in F. Abiola Irele and Siman Gikandi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n and Caribbean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2): 504-510.

<sup>②</sup>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读者很少被告知关于 Christopher Heywood's *History* 的原始语言；所有的引用出现在英语中，没有变化，因此在文学语料库中拥有持久性。因此，不免会产生背景误解和历史扭曲。

<sup>③</sup>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认为价值不是固有的文本，但社区的读者“读入”他们的东西：“这是可能的，”他认为，“在未来社会，我们很难从莎士比亚作品得到一些东西。[其中]莎士比亚作品将不会比现在更有价值”（*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 11.）。但是，未能认识到价值并不等于缺乏价值。笔者将分享弗兰克·科莫德(Frank Kermode)直观和暂时的观点，他认同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对社群力量概念的诠释，他坚持认为，“有些元素的文学价值至少是“内在的”(Kermode. *History and Valu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 104.）。最近，彼得·D. 麦克唐纳(Peter D. McDonald)提出的一个有用的区别是，认为笔者的立场是“被迷惑的反本质主义者”：“与怀疑性的反本质主义者不同，在解释社会、阶级意识形态或文学理论方面，他们构想某个人说，文学即‘写作本身’。”(McDonald, “Ideas of the Book and Histories of Literature: After Theory?” *PMLA*, 2006, 21(1): 219.